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松窗夢語 第五卷

○象緯紀

天道高遠難窺，儒者之書，或經見，或不傳，然種種備於星數家，可按策而知。總之，不離古文者近是。唐孔氏云：「積陽之熱氣生火，火氣之精為日。」《易說卦》曰：「坎為水、為月。月，水之精也。」《淮南子》云：「日中有烏，月中有兔。」其說不經，要亦陽繫於陰，陰繫於陽之理爾。

張衡曰：「五星乃五行之精。」三垣二十八舍為經，五星為緯。三垣居中央，二十八宿環繞於四面。一為中元紫微垣，象天子宮寢之位，北極五星居之。首前星、次帝座、次庶子、次後宮、五天樞，即語云北辰。宋人以銅儀管候之，不動處猶在樞星之末一度，以其相近，故取此名極星。極左右宰、輔、尉、丞之屬，而北斗七星附焉。魁四星為璇璣，杓三星為玉衡，象號令之主，取運動之義也。一為上元太微垣，象天子殿廷之位，十星，在軫、翼北。一為下元天市垣，象天子明堂之位，二十二星，在房星東北。宮寢所以燕息，殿廷所以聽政，明堂所以巡狩。天市歲臨之，太微日臨之，紫微朝夕在焉。南方列朱雀七，曰：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軫。唐一行以自柳至張為鶉火，故《書》云：「日中星鳥。」東列蒼龍七，曰：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。心屬火，故云：「日永星火。」北玄武七，曰：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。云：「宵中星虛。」舉昏以見日。西白虎七，曰：奎、婁、胃、昴、畢、觜、參。云：「日短星昴。」以昴當西中也。七曜必遵黃道、歷天街，歲一受事太微而出，猶大臣受君命以行其職。蓋日月同道則食；而木曰歲星，土曰填星，二皆德星，所居不為害；惟辰星屬水，太白屬金，熒惑屬火，至則為災，而熒惑尤甚。

聞勝國時劉誠意嘗泛舟西湖，望五色雲見於斗、牛間，指示友人：「此帝王之兆也，異日吾當輔之。」吾始祖介然公與之友善，因得其傳，亦善推步、天文、占風、望氣。

宣德間嘗受潘中丞蕃聘，與俱至粵，設策徵剿，凡軍中調遣，悉出指畫。一日坐帳中，望片雲隱隱起離震間，謂潘曰：「事濟矣。有頃烈風南來，此捷音也。」已而果然。後復居家晦跡，一夕臥戶內，謂大父曰：「此刻有巨星自東北而西南。」吾祖出視，果見一星流入西南，其光燄燄。因入問曰：「星辰至遠，何推步不爽如是？」答曰：「吾腹中自有星盤耳。」吳膳部泉亭曰，一人素善星曆，辛丑之春，語吳曰：「近稽天象，今歲己酉丑月，國家必有大事。」時未之信，後四月九廟災，八月昭聖太后崩，北虜入寇，山西地震，十二月虜復入寇，殺戮無算。所言皆驗。天垂象見吉凶，詎不信然！

世廟初年，五星聚營室，占云：「主改立王者，奄有四方。又：室，太廟、天子之宮，及土功事。」乃世宗自藩府入繼大統，後九廟、宮災，悉為更建，仍創皇考廟曰獻皇帝廟，更三殿曰皇極、中極、建極，三門曰皇極、歸極、會極。時內侍李芳疑有六極之嫌，欲復祖宗朝舊名。高文端儀時為宗伯，以疏出中官，其議遂寢。世宗居西苑，土木之工終歲不息，亦天象與人事相會云。

隆慶六年，熒惑入南斗。占曰：「天子下殿走。」時穆宗有疾，一日傳旨升殿，駕至宮門，神思恍惚，降階下行，召輔臣與語，輔臣不喻其意。還至乾清宮，始覺而升座。尋入紫微垣，犯帝座、上相。予時自關中趨赴留台，途中每望見之，乃兼程疾趨抵任。已而穆宗賓天，首相奉皇太后懿旨免官，禍幾不測。真猶影之象形，響之應聲，自然之符也。

歲丁丑九月，彗星出西方，長五七丈，本在箕、尾間，末指斗、牛。其光紅白，閃爍搖動，令人可畏。占曰：「主降舊布新。」又曰：「主大臣災。」時禮部題奏，奉旨修省。已而江陵聞訃，不欲奔喪，乃降旨令吏部往諭眷留意，復移咨吏部。余時秉銓，為百寮長，諸部院咸勸余上疏保留。余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惟皇上可留，或相君自留，吾輩安可留也！」尋奉旨致仕。而諸公卿不附者，一時盡更。象示不虛，豈偶然哉！

○堪輿紀

風水之說，自古有之，不始於郭璞。《書》云：「營卜灋、潤東西。」《詩》謂：「度其原隰，觀其流泉。」蓋不過遠水患，處原避濕，得土之宜，而無浸淫之虞也，然皆為建都謀。至卜其宅兆，則葬埋以安親體魄。孝子慈孫之心，惟欲得善地，永無崩蝕侵損患害是已。至璞創為骸骨得氣，而子孫受蔭之說。指某山為發源，指某山為過峽，至某山而凝結為穴；某山為龍，某山為虎，龍昂而虎伏；某山為鸞，某山為案，鸞欲有力，案欲有情；必如是乃延福澤，不然則否。於是貪求吉地，不獨愚昧細民，即搢紳士大夫亦惑於此。未葬，謀求不遺餘力，甚至構訟結讎。各謀利己，暴露遲久，遷徙再三。嗚呼，惑之甚矣！

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，將築宮室於鍾山之陽，召劉誠意定址。誠意度地置鵠，太祖歸語太后。太后曰：「天下由汝自定，營建殿廷何取決於劉也！」乃夜往置樁所，皆更置之。明旦復召劉觀，劉已知非故處，乃云：「如此固好，但後世不免遷都耳。」後往鍾山下葬地，登覽久之。太祖少憚僧人塚上，詢劉曰：「汝觀穴在何所？」劉曰：「龍蟠處即龍穴也。」太祖驚起曰：「曾奈此何！」劉曰：「以禮遣之。」太祖謂：「普天吾土，何以禮為！」即命開僧人塚，中以兩甕上下覆之，啟上一甕，見僧人面如生，鼻柱下垂至膝，指爪旋繞周身，結跏趺坐於中。眾皆驚愕，不敢前發。太祖始拜告，遂輕舉移葬於五里外。向塚前有八功德水，以一清、二冷、三香、四柔、五甘、六淨、七不噎、八除病也。後徙僧塚，水亦移繞其前，亦異甚矣。今之孝陵，即其故處。數之前定如此。

世宗朝駱太常者，浙之永嘉人也。與故相張文忠同邑里，精堪輿術。張時已舉於鄉，將上春官，邀駱祖塋登覽。駱一望詫曰：「此地十年當出宰輔。」乃撫張背曰：「惜公之齒長已，尚未登第，何能應之？」次年，張成進士，任南部郎，以議獻廟禮稱上意。乃召入，不次擢用。六年之間，晉陟宰輔，因薦駱於世皇。令卜壽宮，即今永陵，駱所卜也。駱官止太常少卿，用其術而不顯其官，張之意念深矣。後駱自北來歸，將至清河，睹山巒秀拔，指示輿人繞山而行，登山麓一塚，云：「此中大有佳處。」詢為淮氏墓，土人曰：「丁秀士父塋也。家貧無依，墓傍之廬，即其居矣。」駱造廬請見，語之曰：「來歲大魁，屬之君矣。」即如所言。丁名士美，己未狀元，官至亞卿。夫丁以寒士起家，何所營求，亦會逢其適耳。

嘉靖壬辰，營太君泉台。時與江右伍堪輿且暮往來小麥嶺上。一夕至嶺少憩，伍向余曰：「三台秀拔。右台已發，李公曼大魁矣。獨左台未發，數年之間亦當出狀頭。」遂指石叢中云：「此中必有一塚當之，不知屬誰氏耳。」後余己未入仕，己亥以內艱歸，復過嶺上，始知茅公瓚之祖塋在焉，正當年伍所指處也。夫茅以戊戌掄魁，七年之前，伍已預識已。

吾祖當年葬時，宗人有素解風水者，極言不可。余在傍曰：「子孫福澤，各有定命。卜地求安親體，豈敢於枯骨求廢庇哉！」先大人以為然。乃開墳下棺，即今積慶山也。自余仕宦，人稍稱善，既通顯，乃益稱勝。近年行術者咸尋訪登覽，謂此祖墳，宜出鉅公。余笑曰：「五十年前不聞此語。」因口占曰：「當年荷畚築先塋，片語曾將眾論傾。八座歸來宣誥日，無人道是佳城。」余今擬築三台之麓，不用地師，不徇人言。就問者應之曰：「有此六尺之軀，必有三尺之土。百年後皆土壤爾，奚擇焉！」示余子孫，毋以斯言為迂，仍聽術人之惑，而屢遷屢葬為也。

○祥瑞紀

古今言祥瑞者詳於《禮運》，而歷代史氏因之。蓋有無其事而有其應者，又有反常為妖而謬以為祥者，未有睹瑞應有不頌功德者也。昔致堂胡氏曰：「草木之秀異，禽獸之珍奇，雲物之變動，無時無之，係時好與不好耳。以為祥瑞，注意多有，雖元狩之

麟，神爵之鳳，尚可力致，況其他乎！惟上之人泊然無欲於此，苟欲之，則四面而至矣。」歐陽子《五代史》云：「麟鳳龜龍，王者之瑞也。乃出於五代之際，而又萃於蜀。此雖好言祥瑞者，亦可疑焉。」考《王建世家》之興亡成敗，可以知之矣。觀二公之論，義正詞偉，不足破千古之惑哉！

永樂十三年，麻林國王獻麒麟。文皇喜，厚賜之。今萬曆十六年，山東青州產麟。今覽所繪圖，乃牛首牛身，而毛若龍文。蓋龍與牛交而胎於牛腹，產時雲覆其野，數日始散。故因知西狩獲麟，乃魯人獵較偶得之。魯人亦罕識之矣。

宣德七年，山西忻州產龍馬。時於忠肅撫山西，具表以進。其略曰：「看得前馬鹿耳牛尾，玉面瓊蹄；肉文被體以如麟，項骨隆然而中起；頸額露神奇之骨節，尾端垂潤澤之茸毛。且載馴載良，不驚不擾，實為龍馬，誠曠世之上瑞也。臣聞義皇御世，龍馬出圖。惟皇上特垂寬宥之典，溥慰山西之民，綸音煥發於九重，瑞物遂生於三晉。麋身牛尾，姿儀實類於麒麟；鳳臆，體質實超於騏驎。鍾萃妙關於氣運，騰驤喜會於風雲，今將所產龍馬，母子同輿，具本以聞。」此載《忠肅集》中。則龍馬後世有之，不獨見於義皇世也。

世廟親詣郊壇禱雨，尋得雨。賦詩云：「煙雨騰騰迷苑林，老龍驚起狀千尋。三農此日歡禱秀，百穀成時喜賦吟。噓呼還本原陽氣，震蕩須資雷雨臨。莫謂爾君六事否，且喜恩霖抵萬金。」以示輔臣，輔臣各廣和進呈。苑獻麥一穗二三穎。上喜為瑞，享於太廟。余守廬陽，無為州獻麥，亦一穗二三穎。合肥四鄉，產此尤多。余受而藏諸篋笥，不敢聞於當路，矧聞於朝廷乎？

伊世子進黃白二兔，得溫旨。浙直總制胡宗憲進仙芝一、玉龜二，謂產自天目，芝生其上，龜潛於下，亦得溫旨。後龜死其一，世宗作一聯云：「玉恩降世增餘壽，龜使升霄顯爾靈。」仍命工部以杉為秘器，與白兔同葬。後宗憲復進白鹿二，上表云：「皇上凝神勿穆，抱性清真。德邁羲皇之上，齡齊天地之長。乃致仙鹿，遙呈海嶠。奇毛灑雪，島中銀浪增輝；妙體搏冰，天上瑤星應瑞。千載餘而色白，七星戴而道成。曜質名都，呈祥瑞世。縞質霜毛，變林虞之獸族；殊資馴性，光雲縞之龍媒。實表壽徵，名章天鹿。呦呦當宴，混玉佩以齊鳴；皎皎來游，共瑤章而一色。」表語精工，一時稱最。由是臣下各進表文，贊頌功德，不可勝計矣。

隆慶辛未，余撫關中。漢中解至白兔二，欲余具表以進。余以珍異之獸，目所未睹，宜詳驗真偽。且走獸之性，馴習甚難，畜養不易，況自陝至京，所經道路遼遠，所過驛地繁費。乃檄司道勘驗，竟停止不進。嗟乎！人臣工於媚悅，謂可轉移上心，不知上心侈逸，遂亡警戒，不亦昧於責難匡救之道乎！

○災異紀

《唐·五行志》曰：「萬物盈天地間，不過曰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，其用於人也，藉之以生，闕一不可，是以聖王重焉。然是五者，在天為五星，在地為五方，在人為五事。總其精氣之用，謂之五行。故為災異之說者，舉天地萬物，無大無小皆推類附之，至詳密已。」以余所睹記，因其所發，驗以人事，往往近其所失，而以類應。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，豈非天地之大，固有所不可知者耶？仲舒、劉向與其子歆，皆推本《春秋》為證，乃至自相謬戾。不知孔子於《春秋》，但記災異，而不著事應，蓋其慎也。故曰：「迅雷風烈必變。」見物有反常為變者，則思其所致，為之恐懼修省而已。若夫土人里巷之占，有考於人事而合者，有漠然而無所應者，又豈足異哉！

聞正統間變易甚多，其大者如白虹貫日、修狼星動搖。己巳七月，彗惑犯南斗，北虜也先大舉入寇。丙戌，帝出親徵，郕王居守，英國公張輔及列侯、諸將帥率師以從。八月，帝至宣府。駙馬都尉井源軍遇虜，敗績。辛酉，帝還土木。也先擁眾追擊，王師敗績，車駕北狩，張輔等皆歿於陣。先是，王師未發，公卿咸欲遮留，司欽天監者曰：「夜觀天象，中星動搖，輔、宰、尉、丞皆已離次，此天意也，車駕不可留已。公等欲忠君愛國，須早建儲貳以安國本。」計無出於此者。後聞車駕蒙塵，皇太后立長子為太子，後尋廢。

嘉靖辛丑四月，九廟災。太宗、仁宗主皆就焚，惟獻帝廟獨全，以不相連故也，乃頒詔大赦天下。後丁巳四月，奉天、華蓋、謹身三殿災，復手自為詔曰：「朕本同姓之後嗣，初非王子之可同。惟皇天寶命所與，暨二親積慶在予，自人奉大統，於茲三十六祀。昨遭無前之內變，荷天恩赦佑以復生。此心感刻難名，一念身命自愛。天心丕鑿朕心，朕衷上天明鑒，昨因時旱，禱於雷壇，方喜雷雨之垂，隨有雷火之烈。正朝三殿，一時燼焉，延及門廊，倏刻燃矣。仰惟仁愛之照臨，皆是朕躬之罪重。茲下罪己之文，用示臣民之眾，宜同祗畏，首體相關。上承天戒，以佐爾君，下撫生靈，務令安遂。共圖協恭，勿仍我棄。故茲詔示，咸使知之。」

王寅十月大霧，樹木生冰，識者謂主側有陰謀。已而傳旨宣法司，出宮人十有六人，凌遲東市。先是宮人楊金英等同寧嬪王氏、端妃曹氏共謀大逆，事幾不測，賴方后救全。乃究諸惡罪，明正典刑，仍戮各犯宗屬。時聖躬方調護，不能郊天，蓋邪婢逆謀之後，不免少傷耳。方皇親銳為上作大醮於東嶽廟三晝夜，既而題知，勞以溫旨，有白金文綺之錫。於是九卿堂上官許贊等，各捐金延道眾於顯靈宮，作醮事三晝夜，以祝聖壽。上方崇尚道教，如邵元節、陶仲文皆以方士得倖，位上卿，加宮保，有致一、乘一真人之號。倡率道眾，時舉清醮，以為祈天永命之事。上亦躬服其衣冠，后妃宮嬪皆羽衣黃冠，誦法符咒，無間晝夜寒暑。禁中建大高玄殿、無上等閣，極其綺靡，供奉神祇。外則顯靈、靈濟等宮，皆為禱禱之所。自上臨御，數年以後，稍稍留意於此矣。

癸亥夏，天災流行，民多病疫。上命內使同太醫院官施藥餌於九門外，以療濟貧民。又命禮部官往來巡察，務使恩意及下。上親為制方，名如意飲。每藥一劑，盛以錦囊，益以嘉靖錢十文，為煎藥之費。其憫念窮愁，仁慈懇惻，周悉如此。所費亦復萬計，不之惜也。

戊申之秋，山、陝西及山東、直隸地震，日月不同。惟八月之震，京師與直保相同，聲如潮湧，盂水皆傾，朝廷震恐。有近臣上言：「此臣下不職之故。臣，坤道也，宜靜而動，咎在臣，不在君。」於是上悅，不復下詔修省也。

己酉三月朔，日食幾盡，天地晦冥，諸星盡見。尋有玉旨，以議復河套為生事啟釁，罷首相夏言，逮繫總督曾銑，本兵王以旂戴罪出總邊務，科道俱廷杖。尋殺銑，遂及言，坐以官員交結近侍，誣同奏啟之律。蓋二相不協，陰以此傾之也。時，陝西澄城縣有大山高數百丈，一夕，忽吼聲如雷鳴者數日，遂分崩而東西徙去，相隔五百餘里。撫、按以聞，奉旨修省。

乙卯冬，地震渭南、華州等處。余自蜀出陝，經渭南縣，中街之南北皆陷下一二丈許。東郭外舊有赤水山，山甚高大，水旋繞山下，每出郭時，沿山傍水而行，今山岡陷入平地，高處不盈尋丈，渭水北徙四五里，渺然望中矣。過華州華陰，覺華嶽亦低於往昔。陵谷之變遷如此。山西猗氏、蒲州、潞村、芮城等州縣地震四五日，有一日四五動者。平地倏忽高下，中開一裂，延袤數丈，惟聞波濤奔激聲，近裂處人畜墜下無算。房屋振動，皆為倒塌，壓死宗室、職官、居民以數萬計。余聞先期居民夢天庭放榜，首湘陽王，次韓司馬，次楊尚書、王祭酒、劉參知，共數萬人，後皆壓死，是兆瑞已先見矣。又云：黑夜居民見關雲長騎赤兔馬大呼：「急隨我行！」有隨之向東行者，得免。豈西北之奉事惟謹，而雲長亦為之效靈耶？余覽《國朝名臣奏議》，弘治十五年元旦，地震於朝邑等處凡旬四五日，倒房屋、壓人畜無算。時載靈寶、閭鄉皆然，獨不言及蒲。而今蒲之禍獨甚，紀數幾甲子一周云。

○花木紀

昔陸放翁有《居室紀》，余自致政歸，屏居陋巷，構小樓三間，長闊之數略與之等，起居食飲、往來應酬皆若相似，緣在城市，惟足跡不及公府耳。小窗雜植花卉，四時常新，憑欄把玩，皆足賞杯。

初春水仙開，金心玉質，俗呼金盞銀台，翠帶飄拂，幽香襲人。時梅花同放，紅者色如杏，白者色如李，心微黃者曰玉蝶，蒂色青者曰綠萼，有蜜色者曰蠟梅，種種皆佳。次瑞香，枝葉扶蘇，花朵茂密，表紫裡白，香芬比麝尤清。次幽蘭二種，皆出土產，一莖一花曰蘭，一莖數花曰蕙。若閩種，一莖四五花，多至八九花，且葉長色青，優於土產，其香清遠，出諸花上。時薔薇滿架，如紅妝豔質，濃淡相間。雜以白茶、黃棠棣，尤堪把玩。惟牡丹名曰花王，大者盈尺，色有紫、有薔薇紅、有玉樓春、有小桃紅，而粉紅為常品。香氣馥郁，聞數十步，葉柔而長，飄拂掩映，萬花莫及。次芍藥，草本，紅紫白三色，較牡丹差小，而葉亦相類。昔人謂牡丹為木芍藥，蓋富麗芬芳，可當伯仲。粉團本團叢叢集，狀如白球，然素縞無香。杜鵑出閩中，近四明亦有之，俗名萬岩，色若丹砂，樹小花繁。松亦有花，色黃如粉，調蜜為餌，香鮮適口。蒼卜白質黃心，香亦透露，但千葉不結實耳。時黃萱發叢葉中，一莖六七花，以次漸開，旬餘始盡，食之可以忘憂。繼即夜合，花朵甚大，形似辛夷，白葉赤心，每薄暮吐香，氤氳滿室。復有山丹、卷丹、鶯粟、滿園香，爭妍弄色，皆可娛目。

入夏，石榴吐燄，深者如杜鵑，淺者若薔薇，千葉者無實，單葉者有實，種同而異。鳳仙色嫩花繁，種種不一。蜀葵花草幹高挺，而花舒向日，有赤莖、白莖，有深紅、有淺紅，紫者深如墨，白者微蜜色，而丹心則一，故恒比於忠赤。蓮花二種，一曰並頭，一曰台蓮。大異常品，不獨綠葉亭亭，紅花豔豔，而微風動搖，香芬馥馥入座，芳妍可愛。所謂混質污泥之中，擎鮮翠蓋之上，可當花之君子。更有茉莉，馨香無比，花朵繁茂，婦女爭摘取之，簪插盈頭，漸次舒放，可供四五旬之賞。種出嶺南，今贛亦漸多。入秋，芭蕉淅瀝，修幹巨葉，扶蘇飄蕩，花發於心，色黃如蜜，取充適口，味甘如飴。時則桂花滿樹，次第開放，大約可半月許。每步庭前，不覺香滿懷袖，採貯瓶中，則几席間皆馥郁矣。秋葵色蜜心赤，幹細葉稀，凡十餘節，花大而單葉。雞冠高者數尺，矮者數寸，大者、小者、直者、橫者、尖細者、肥大者，間有白色，而赤者如脂，亦稱豔麗。

季月，菊黃華時，草木皆落，非榮華之候。故言菊有明，他無有也。然其種甚多，余每歲植之，童子之心不顯，不諳澆灌栽培之法，多不成花。善植者臨期各遺數種，如梁氏蜜芍藥、程氏金芍藥、談氏紫繡球、金寶相、醉楊妃、紫牡丹、潘氏紫鶴翎、江氏狀元紅、銀芍藥，約三十餘本。列延爽閣下，勤灌以水，可供月餘清玩。雖花色鮮明，不似春花穠豔，然清幽芳逸，真隱君子之花也。

入冬，山茶花發，紅淺二色，大曰寶珠，單葉千葉，亦有二種，而更奇者，如玉清絕。惟梅花虬枝如鐵，苔蘚翠碧，點鋪老幹，其花紅白皆有單葉千葉，而幽香妍媚，不減於霜雪之中。玉蝶、綠萼尤為妙品，其實味酸，雖千葉亦間有實，古充薦籩，所謂乾鵲是也。菖蒲名荃，亦分數種，虎鬚為上，金錢次之。又有香苗、台蒲、牛頂，挺秀庭陰，凡十餘盂，清香隱隱。時香苗一種，開花三四莖，人咸稱異。因憶唐人詩云：「君恩已去若再返，菖蒲開花日東轉。」是謂菖蒲必無花也。余家連歲見之，豈足為異。然而四詩常青，其色不改，是亦草中之松柏，歷歲寒而不凋者與？

○鳥獸紀

余家居不畜鳥獸，然亦間有所畜。如鶴舞庭陰，鹿鳴芳砌，錦雞之輝豔，白鷗之縞素，鸚鵡能言，黃鼠有禮，亦嘗畜之。靜觀飛走飲啄，亦可以暢適幽情，非徒玩物已也。因以四方所嘗目睹者，述於後。

南海生孔雀，鸞鳳之亞也。尾生五年後成，長六七尺許，展如車輪，金翠燦然。初春始生，秋月漸凋，與花萼同榮悴。尤自珍愛，遇芳時美景，聞弦歌鼓吹，必舒翼張尾，眇眇而舞。雌者尾短，略無文采，以聲影相接而孕。

閩中白鷗，紅嘴綠首，赤足文身，尾長二尺許，飛鳴如雉，而文采勝之。

東粵產麋，狀如小麋，冬月香滿臍中，入春急痛，以爪剔之，落處草木焦黃。其性畏人，晝處叢林，夜窺人室。余昔在粵，命童子廚中取茗，偶一遇之，不覺春滿衫袖矣。

象產南越，獸之最大者。其身數倍於牛，而目深如豕。鼻長五六尺，狀如懸臂，食飲侍之。惟雄者有牙，長三四尺，歲週一易。能別道途虛實，稍虛輒止。故夷人難獲，以陷阱不能試也。馴習者能起伏舞蹈，鼻作簫聲，足作鼓聲。人欲乘者，懸足送之而上。象奴以鐵鉤制耳，以鐵索繫足，遂悉從人意。今京師馴象所畜三十餘，皆如鼠色，無一白者。常朝列奉天門外，大朝飾錦戴寶以狀朝儀。

荊、楚多麋鹿，為陽獸，性淫而遊山。夏至得陰氣，角解，從陰退之象。又曰：麋，鹿之大者。豈小陽而大陰耶？今海陵至多，千百為群，多牝少牡。

兔視月孕，以月有顧兔，其目甚。今人卜兔多寡，以八月之望。是夜，深山茂林百十為群，延首林月。月時明則一歲兔多，晦則少。是稟顧兔之氣而孕也。生子從口吐出。性狡善走，獵者攻之，常自穴中躍出，乃顧循其背，復入穴中，獵者反以是得之。

鴻雁歲半居南中，而恒自北來。大曰鴻，小曰雁。《淮南子》云：「雁乃兩來，仲秋鴻雁來候。」雁比於鴻小，又有白雁，來自霜降。杜甫詩：「故國霜前白雁來。」蓋謂此也。夜宿沙洲蘆葦蓼葦中，失群哀鳴，飛必成序。失讎不偶，有夫婦之義，故婚禮親迎必奠雁。

鶴似鴻而大，喜巢大樹，含水畜魚巢中以哺子，性好旋，飛必以風雨。鶴感於陰，故能先知，人探其子，必為捨去。

東海產鶴，古稱：「華亭鶴唳，一起十里。」乃禽中之仙。常以夜半鳴，聲聞數里，雌者聲差下。性好陰惡陽，正與雁反。故云：「鳴鶴在陰。」好延頸望，故稱：「鶴以怨望，鴟以貪顧。」怨者以望，遂以望為怨，不意君之望臣深是已。

雉有五彩，為文明之象。《莊子》：「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。」因地之墳衍以為疆限，分而獲之，不相侵越。一界之內，以一雉為主，餘者雖眾，莫敢鳴。

錦雞似雉，而身備五彩，紅黃相間，色澤鮮明，遠勝於雉。關中有鬥雞，僅如兩月雛，團鵬無尾，小喙短頸，羽青如翠，足紅如朱，雄雞有高大一二尺者，遇之喙囁而下之，遂辟易去。鳥中最警敏者，土人呼為聒聒雞，以其聲之尖利也。

燕有二種：越燕小，黑而紫，多呢喃語，巢於門楣；胡燕比越差大，羽多斑點，聲亦較大，巢屋兩楹間，古稱玄鳥。以春分至、秋分歸，云避社日。豈社主土，燕入水為蜃，亦水類，土能剋水，故避之耶？

西蜀山深，叢林多虎豹，每夜遇之。遙望林中目光如電，必列炬鳴鑼以進。性至猛烈，雖遭驅逐，猶徘徊顧步。其傷重者咆哮作聲，聽其聲之多少為遠近，率鳴一聲為一里。靠岩而坐，倚木而死，終不僵仆。其搏物不過三躍，不中則捨之。有黑白黃三種，或曰黃者幼、黑者壯、白者老。虎嘯風生，風生萬籟皆作；虎伏風止，風止萬籟皆息；故止樂用虎。豹亦有赤玄黑白數種。俗傳虎生三子，中有一豹。豹似虎而微，毛多圈文，尤勝於虎。

猴狀似愁胡，其聲嗚嗚若咳。今蜀中至千百為群，凡過山峽，目援上下，遇行人不避。余時於蜀道中遇之，與人卻步，俟其行盡，方敢前進。猿亦相類，色多黃黑。又曰雄者黑、雌者黃。雌者善啼，故巴人諺曰：「巴東三峽巫峽長，哀猿三聲斷人腸。」

河東黃鼠能拱而立，所謂「相鼠有禮」，象人之威儀也。兩目甚炯，善窺伺。人稍遠，疾趨至地，以兩足分土為穴，頃刻深入，急以水灌乃出。故云：「往托於社，熏之恐焚其木，灌之恐敗其塗。」是以喻君之左右。人馴擾之者，能捕野鼠，入穴必盡取然後已。

隴州鸚鵡，千百為群。《禮》曰：「鸚鵡能言，不離飛鳥。」今所見惟紅嘴能言，黑嘴不能言。近南中有大紅者，毛羽光豔，亦不能言。其足指前後各二，異於群鳥，舌小而圓，故能委曲其聲，以像人言。江南鸚鵡亦能言，第形小色烏，不能及耳。

西回貢獅子，狀如小驢，面似虎，身如狼，尾如貓，爪亦如虎。其色純黃，毛較諸獸為長，而旋轉不若圖繪中形。回回啖以羊肉，與之相狎，置肉於面，獅遂撲面取之。以鐵索繫繫於地，行則攜之而去。望見犬羊，即毛豎作威。犬羊遠見，即跳躍奔騰，

辟易數里。此中國所無，而人所罕見者也。彼自西域入貢，將達京，道出關中。余時轄關中，故得親睹云。